

原上的草,说绿就绿了;杂花,不经意间,被风扇旺。一朵两朵,直至燃遍天涯。

这当口,鸡贩子进村了,操着启东口音,一路叫卖着。“啾啾”的雏鸡声,随着担子的晃悠,从草篮的缝隙漏下来,在沟垄间跌跌撞撞,惊起蒲公英漫天飞舞。闻声,农妇们搁下农活,扯下娃儿嘴里的奶头,围上来。不更事的小鸡眯着蠢蠢的豆眼,展开翅膀扑棱,误以为是妈妈。农妇们与启东口音论价:一毛钱一只。谈妥后,农妇们挑着鸡雏,撩起衣襟兜住。临走,将手伸入篮筐,讨饶一只。贩子挥挥手作“罢罢”状。不出一个礼拜,满村里都是雏鸡嫩嫩的啾啾了。

柳荫直。躺在红花草田里的我们,用柳条编织成草帽,盖在脸上。阵阵花香醉人。蜜蜂的嗡嗡声里,箫声渐近,时断时续。我们能猜出,又是那小矮人挑着换麦芽糖担过来了。个头与盛开的油菜花一般高,这个季节的他,似乎也已被花事扰乱了心境:在花海里一路晃荡着担子,漫然吹出几个不入调

近来特别喜欢听老歌,清晨醒来打开CD,听到《外婆的澎湖湾》这首歌时,便会想联想到自己的外婆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去北京阿姨家时,见外婆苍老了许多,脸上长了许多老年斑,满头白发像枯藤似的挂在荒凉的季节上,岁月的皱纹切碎了她的脸,满散着沉沉的暮。她用亲切的山东乡音告诉我:“手脚不如以往灵便了,只有一只眼睛能见太阳。”

晚上外婆给我煮了三个鸡蛋,非要我都吃下去,我让给她一个,她笑着推开说:“小时候你经常偷着吃,现在倒正经了。”吃完鸡蛋后,我瞥见她颤抖着松树皮一般枯瘦的手,拾起桌上的蛋壳,舔那蛋壳里的蛋清。见之我心里不觉一阵酸楚。

第二天清晨,我准备去爬长城,外婆拉着我,在黑棉袄内兜里摸索,掏出那个灰色布包,小心翼翼地展开,把里面叠得整齐的钱全给了我,我马上拒绝。她硬是塞给我说:“只有吃饱了爬山才有劲哩。”我不知怎的竟然收下了。虽是一把把钱,但买了一盒彩卷后便所剩无几。事后想想,她老人家省吃俭用,好不容易攒了这几个钱,然而我却一挥而尽。后悔真不该拿她微薄的零用钱。记得小时候,当她不肯给我零钱时,我总是是一本正经的说:“等我长大工作了,每月给你五元钱,别那么小气!”她听罢就笑得合不拢嘴来,满脸的皱纹绽放了,便马上掏钱给我,好像就是要等我这句话。

转眼我又回上海了,临别,外婆严肃地嘱咐我:“你年纪也二十好几了,不要再像小孩子似的使性子,要好好工作,做出成绩了,漂亮姑娘才会喜欢你。”我满不在乎地

半音。笑意也被皱纹团簇成花,写在脸上。箫声招来了呼应,远处来了一个挑着糖担的妇女,她的箫声疙瘩而凝噎,显然是新手。俩人将担子搁在垄间,有一搭没一搭地侃。往后的隔三差五,时见两

## 原乡远去的天籁

汤朔梅

人一高一矮穿过花丛,像两只蓝斑蝴蝶。村里人说,他俩在搞对象。太阳很暖和,慵懒的箫声撩起了睡意。牛车汲水的吱嘎声和农夫鞭牛的吆喝声,变得很远。

老皮坐在大猪郎苏白背上,晃着光头,腰间剿猪家什松垮着。老皮专干给猪配种、剿猪的营生,苏白除了干自己的事,又是老皮的坐骑。它知道跟着老皮不亏,有好事。所以很听话。老皮喝了酒,醉眼惺忪,嘴里嚷嚷着,苏白认得回家的路,由它驮回来。我们想看老皮栽倒下来的好戏,可他的晃荡与苏白的步履一致,从未出过洋相。晃得好好地他,突然“啪”的一下打自己一

抢白她:“要有房子,有钱,人家漂亮姑娘才喜欢呢。”外婆脸色更严肃了:“漂亮不漂亮,钱多钱少倒不重要,主要是人品好,老实巴交的过日子太平。”

当我离开阿姨家时,外婆戴上了蓝粗布头巾,要送我上汽车站,我见外面风大,执意不要她送。

## 我的外婆

李 劦

走了一段路,回眸望去见她老人家仍怔怔地伫立在楼门口,我向她挥手致意,她却无动于衷,这大概是她眼神不济的缘故吧。此时此刻,我真想跑回去,又怕耽误了车点。走到楼房转角处,忍不住再回首眺望,见她还是呆呆的伫立在门楼前,满头的白发和蓝粗布头巾在风中抖动。

上了火车,我开始后悔没有给她老人家带礼物,老人颇讲究这一点,我却疏忽了。我准备写信请求她的原谅,在握笔苦想时,突然想起小时候,外婆给我补好了裤

吃,吃的是食材,食材讲究品种、产地、种养方法、采收季节,不时不食。人按季节生产,果蔬循自然生长,应时而食为之鲜。乡村的孩子从小就会捉鱼摸虾,知道菜花塘鲫鱼肥美,明前螺蛳鲜嫩,夏夜稻田捉的黄鳝划鳝丝好吃,蟹一定要待西风起了去捕捉。乡村老农更晓得蔬果采摘时节,春韭要吃头刀,竹笋要清早露水挖,立夏吃蚕豆,落苏立秋后苦,青菜打了霜甜。村里人吃糙、吃鲜、吃时令节,其实他们是真正的美食家,只是不擅长绘声绘色的表达罢了。家常便饭嘛,有什么

## 美食

个巴掌。我们以为他在做梦,其实是打叮在脸上的牛虻。看老皮过了木桥,蹿进牧场。我们忽然想起猪草还没割。炊烟从屋顶上长出来了。夜壶的奶奶在喊孙子回家了……

春天的乡村,有着丰

富的声音:蛙鸣、燕呢、犬吠、人语,那些声音常常与人的活动交织在一起,勾勒出立体而灵动的自然画卷。而一入冬,特别是近年关,那声音更添了一股子人间烟火气息。

清早,汉汉被破冰泥的梆梆声搅醒。当太阳升起的时候,敲鳞鲫鱼的渔船上,也响起了敲击船帮赶鱼的声响。这时,泊靠在河滩边的乌篷船里,钻出一个穿着老棉袄毡帽的人。他背起篮筐,提着带竹掸帚的竹竿进村,在挨家挨户开门的吱呀声里,那绍兴口音在喊:通烟囱喽!通烟囱喽!烟囱灰是茶树的上好肥料。那人也是烟囱灰的脸色。箍桶匠来了,农妇在招手,门首

子,我觉得难看,煎饼似的一大块,便撕去了补丁,叫邻居阿姨用缝补机补,补完后特意拿给她看,还嘲笑她:“你看人家补得多好,一点也看得出来。”她笑了,笑得是那样的苦涩。想起这些,泪如泉涌。外婆曾告诉我:“外公参加八路军后,不幸被日本鬼子抓住,他宁死不屈,最后被鬼子杀死了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初,外婆来上海小住,曾托我给她买个半导体。我花了近200元钱给她买了一个深圳产的三波段六频道最贵的半导体收音机,外婆却说不会用。我又花二十多元买了一个便宜的,她高兴地对我说:“太好使了。”

外婆每次回娘家,见她枯坐窗前,用一只眼睛看着外面迷糊的东西和人影,靠听收音机度日。外婆住不惯上海,又回到北京阿姨家去了。2009年夏天,接母亲电话,知道外婆故去了。抹着眼泪掐指算了一下,外公牺牲了70年后外婆随他而去,整整穿过了70年的寂寞,太不容易了。外婆已走了十多年,但我常常会想起她老人家。

稀奇。但村里人的小辈如今不是这样想的,这么好的食材要让吃货们共享,不再满足于自己闷吃独乐,要众乐乐。

村里的农宅、鱼塘、蟹塘都可成为品尝乡村美食的场所。年轻人眼界宽,学得也快,利用网络媒体直播乡土的特色与乡村美食的故事,使来者食而知味,吃得开心,还比美食家更胜一筹,能告诉你这食材什么品种,怎么种怎么养的,使人吃得放心,还吃到农耕知识。小昆时节,其实他们是真正的美食家,只是不擅长绘声绘色的表达罢了。家常便饭嘛,有什么

稀奇。但村里人的小辈如今不是这样想的,这么好的食材要让吃货们共享,不再满足于自己闷吃独乐,要众乐乐。



## 夜光杯

放着散了的脚桶,坏了的马桶。乡场上经布、浆纱的农妇们说笑着。西洋镜是买不起的,至多从货郎手里拿来张望一番解馋。正争执着西洋镜,牧场那里传来爆米花的炸响声,那一定是老皮在爆米花,这是老皮的副业。我们都馋嘴,于是作鸟兽散,奔进自家屋里,胡乱地舀些米、黄豆、玉米之类。然后,排在爆米花队伍后面,鹭立着张望。等着炸响那一刻,捂住耳朵,体验期待而惧怕的刺激。

那些个年头,从春到冬,乡村流淌着这样生活的变奏,虽往复缺又常新。它们烙在童年的心坎上,想抹也抹不去。田埂上、塘边,茅草丛杂,我想学当年,在那里点一把火,可意识提醒我,如今提倡低碳,管控碳排放。何况不远处的天空,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。

2019年8月28日上午,家中电话铃响。拿起听筒,一个糯糯的女声:“您是梁庆刚老师吗?”又是推销或是中介之类的骚扰电话!刚想挂断,听筒内传出急促的声音:“是梁山给了我您的电话,我是《解放日报》所属《支部生活》的记者张志萍。梁山介绍了您的情况,希望来采访您。”既然是梁山推荐的人,没得说!约好下午2点到家中。

要说明一下,我和梁山虽同一姓氏,绝无亲戚关系。据查,梁姓起源于现陕西省范县,后流传到各地。我们河北省唐山一支梁姓老祖宗曾在京城朝廷供职,名梁九。担任故宫太和殿的修建,从此留存了文字和图纸资料。告老还乡至唐山市丰南县小村庄,因梁姓,改名“梁家屯”。我太祖迁至唐山市北丰润县三里屯,如今已有十几代了。梁一辈让我们记牢:“天下梁姓是一家。”

我与梁山纯属拍戏相识,多年各种合作交往,相互加深了解。我非常赞赏梁山拍戏、做事和对待朋友的态度,对他有一种莫

美”。这个“柳”字牌的松江大闸蟹十多年来连续在全国蟹河大赛中获大奖,源自蟹的食材是自然的水草、螺蛳、小鱼小虾。柳田的生态环境好啊,这里,夏日炎炎日,可看到柳蟹在

## 农家饭食

稼 穡

悠悠水草下逗游;西风乍起时,来欣赏夕阳下结队成群的柳蟹在塘滩上横行。当然,到了时节,吃货们早已定时定位,待等西风乍起,蟹脚痒,正解人嘴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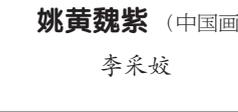
农家菜味道纯正、浓厚,食

冬日阳光下,那片静卧在高楼与通衢大道环抱中的生态湿地,红杉落叶,木桥玲珑,风吹寒水泛着鳞光,枯苇起伏着金波银浪。一个身着鲜红外套的钓鱼翁,如一点浓艳的油彩滴落河畔。苍凉粗犷又不乏细腻点睛的景色,催我匆匆泊车,挎上相机走向湿地深处。

见数名身穿统一深色制服的巡逻人员,走近垂钓者,提醒他们此地不能钓鱼。不知是逆风听不见,还是过于专心致志,那一滴彩像风干在了画布上,不见动静。笔者到得近前,打哈哈道:“这位老哥发这么大火呀?”又指指一旁的助动车和刚卸下的渔具:“人家大老远跑来,就让他玩一会儿嘛。”眼前几位面面相觑,并未发毛。

“这儿环境好啊,生活在这里真是有福!”我跟他们闲聊,“我过去住的地方也有一条河。有一天区长来视察,看见有人在河里垂钓,可高兴了,说河道治理有效果啦,老百姓能享受到好环境了!后来,钓鱼人多了,为了保持生态平衡,政府还买了小鱼放到河里。”走出老远回头望,管理人员还在原地,像在议论什么。钓鱼人正慢慢地收着鱼线。

如今的城市绿地,早已不再是篱隔栏阻的禁地。许多地方,在花名佳木之



姚黄魏紫 (中国画) 李采姣

名的信任,对,就是信任。张志萍约好来家,天空不作美,突降大雨。正在担心,门铃响起,张志萍准时来到,让人顿生好感。交谈甚为愉快。与有学问的人交谈不能开无轨电车,事先要认真准备的。东拉西扯,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。

几天后,张志萍寄来了交谈记录,分八个小标题,太厉害了!把我从童年到老年各个阶段理得清清楚楚。我仔细敲动了几个字,增加了《咱们的牛百岁》公映后我所能收集到的各地反应和恩师院长黄佐临带领编剧袁学强、导演赵焕章和我拜望文坛泰斗巴老的经历。本想寄出,张志萍坚持上门来取。没多久,她又拿着完成稿再次上门,逐字逐句敲定。我耳朵听着她讲话,心中却是对她如此认真的态度和对采访对象的尊重感到由衷地敬佩……

没多久,张志萍给我寄来几份刊登对我访谈的《支部生活》,我打电话表示感谢。有一天,我到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骨科专家付士平医生那里治疗腰

## 添花与送炭

甘建华

许并经得起蹂躏,成了男女老少踏青、休闲的好去处。

常怀恤民之心,除了用心做好“锦上添花”,有时还需要“雪中送炭”。想起自己采写过一篇《执法如剑情如火》的报道,说的是城市某街头广场上,小商小贩扎堆摆摊,市容和卫生受影响,整治工作异常棘手。“打游击”的小商小贩个个不经沙场,十分难缠,但他们也有因病致穷,中年下岗等苦衷。深入了解后,所在街道改变观念,化“管”为“疏”,既“管”又“疏”,在帮助小商小贩解决生活困难上想尽办法,下大功夫,使管理难题终得迎刃而解。回头再读之前的文章,感觉执法之“剑”直接用来针对小商小贩,未免把管理简单化,值得商榷,而“火”字所指管理部门的工作热情、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赤热心肠,却让人至今想起来心头热乎乎。

不管是锦上添花,还是雪中送炭,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本,尊重人,关心人,以管理模式的优化,促进人们更自觉地维护公共利益。它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,充盈着城市发展的活力。



痛打针。付士平专家笑眯眯地说:“你是有故事的人。我们党支部书记有《支部生活》,上面有你的报道。”

我们小区一位退休的党支部书记见到我爱人说:“老梁太低调了,有机会请到我们那里来给我们讲讲。”我外出经常乘小区门前的703路公交车,大部分司机都很熟悉了。有一天碰到一位下班的司机师傅同乘一辆车。他拿出手机让我确认手机上的人,再拿出一份《支部生活》,指着上面的照片让我回答,见状,我点点头。

我到原单位参加每个月8号的离退休党支部组织生活,党支部书记陈开昌笑着冲我点点头:“小梁,《支部生活》上有你的报道(虽然已是七十多、奔八十的人了,剧院的前辈和同事们仍然习惯叫我小梁)。”原来上海市每个党支部都有一份《支部生活》。

间,设置了座椅,开辟了甬道,铺设了健身步道,实现了人与绿化的零距离亲近。如今的城市草坪,基本已经允

许并经得起蹂躏,成了男女老少踏青、休闲的好去处。常怀恤民之心,除了用心做好“锦上添花”,有时还需要“雪中送炭”。想起自己采写过一篇《执法如剑情如火》的报道,说的是城市某街头广场上,小商小贩扎堆摆摊,市容和卫生受影响,整治工作异常棘手。“打游击”的小商小贩个个不经沙场,十分难缠,但他们也有因病致穷,中年下岗等苦衷。深入了解后,所在街道改变观念,化“管”为“疏”,既“管”又“疏”,在帮助小商小贩解决生活困难上想尽办法,下大功夫,使管理难题终得迎刃而解。回头再读之前的文章,感觉执法之“剑”直接用来针对小商小贩,未免把管理简单化,值得商榷,而“火”字所指管理部门的工作热情、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赤热心肠,却让人至今想起来心头热乎乎。

不管是锦上添花,还是雪中送炭,出发点都是以人为本,尊重人,关心人,以管理模式的优化,促进人们更自觉地维护公共利益。它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,充盈着城市发展的活力。



新冠疫情,极少外出,只能呆在家中。今年春节前夕,快递小哥送来一个大大的信封,是一本书,书名为《海上逐梦》,作者张志萍,内容是她曾采访的近百位人物中的49位人物专访,立刻阅看。跳过我的专访记录,全部看完已是深夜。访谈中大多数人来自旧社会,受尽了欺压、苦难。新社会,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。他们有极强烈的翻身感、幸福感,连讲话都提高了音调,走路都挺直了腰板。虽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,“文革”等等,吃了苦头,但他们仍然爱国,坚信共产党。

全部访谈还有更重要的一点:采访者张志萍把这样一群默默无闻、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低调做人、高调干事的人“挖”出来,记录下来,留存下来,她本人得有多大的心脏和坚定的信念和勇气。佩服她!唯一不安的是我挤进了这样一群人中。

## 七夕会

觉得程序复杂,调料太多,普通家庭难以复制。菜其实就是两种吃法,要么原汁原味,要么添油加酱。农家菜,就是以前千家万户的家常菜,只是现在人都到城里去了,做菜也城市化了。

农家菜,其实最简单,就是原汁原味,少添油加酱,但食材是要当地、当季、当天的,味道好的根本就在于一个“鲜”字。添油加酱也许是因为食材不新鲜的无奈,也许是要把茄子烧成鸡肉味的创意,也许是想让舌尖有更多的体验。但原汁原味,一定是天下最好的美味。